

倪匡金学作品集

人论金庸

作者 倪匡

时代文艺出版社

金庸笔下表现得最为成功的就是人物。

至有学者将金学的精髓以“人学”两字概括。

金庸小说中讲武、论侠、言情称奇。

一切的背后，都存在着一个大大的“人影”。

而其“侠气”也每每为其“人味”所掩盖。

至于情爱、奇诡等等亦莫不是以人物为中心。

人论金庸

倪 匡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倪匡金学作品集/人论金庸/倪匡著

—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1

ISBN 7—5387—1303—4

I. 金… II. 金… III. 散文

IV. 828.7—38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130621)

长春锦城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字数：120千字

印张：8 印数：1—3000册

2000年1月第1版 2000年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刘春 责任校对：张明

封面设计：黄世明 版式设计：陈锋

定价：9.80元

引 言

喜欢金庸小说的人越来越多了。令人欣喜的是国内的学术界对金庸小说及其“金学”研究也有了很好的反应。不少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发表了研究金庸小说的高质量的论文和专著。与三年之前笔者撰写《赏析金庸》及其他金学论著时的冷落情形颇不一样。

“金学”已不完全是“海外”奇谈了。朋友们知道我这几年一直在专门研究金庸小说，也不再像刚开始时那样感到不可思议。没有读过、或读得不多、对金庸小说不大了解的朋友们也愿意聊一聊金庸、金庸的小说以及“金学”这个话题。

——“金庸的小说到底有什么好？”

——这是几乎每一个人在聊到金庸的话题时都要涉及的一个问题。金庸的小说到底有什么好、到底好在哪儿，它与其它作家的武侠小说究竟有些什么不同，以至被推举为“武林至尊”，在武侠小说的世界中独占鳌头？……这些问题，自然是那些不熟悉金庸小说而又想要了解一下金庸小说的人们最想

了解的。进而，读过金庸小说、乃至对金庸小说如数家珍的朋友，恐怕也希望就这个话题与同好者交流一下自己的心得。最后，它当然也是所有的研究者，以及有志于研究“金学”的人们面临的首要问题。

金庸小说的价值何在，这样一个问题当然不是三言两语所能回答的。有些朋友一定要一个“最简单的回答”，那倒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硬要对这一问题进行“高度的概括”，则只能是两个字：“人学”。

文学是入学。

衡量文学作品的价值最重要的标准之一，当然是它的“人学”的成就如何。衡量金庸的武侠小说的价值和成就，标准也是一样。

把金庸的武侠小说这种供人消闲解闷的通俗文学形式，同堂皇玄奥的“人学”二字拉在一起，不免使一些不了解金庸小说的人大惊小怪，不可理解。在他们的心目中，武侠小说无非是武功打斗、侠客神话、谈情说爱加上传奇述异而已（这样的概括还算是比较客气的）。而武功只不过是一种子虚乌有的空想；侠客不过是一些神话似的理想；谈情说爱的故事只不过是些郎才女貌、英雄美人的老一套的梦想；而传奇述异呢，则几乎可以说是作者的虚构编造和胡思乱想。这种集空想、理想、梦想、幻想乃至胡思乱想于一体的通俗小说，又怎能与“人学”拉得上关系呢？

上述的推测和概括是有代表性的一种意见。而且，在一定的程度上还不无道理。对一般的武侠小说进行这样的判断和推理基本上是可以的。武侠小说的基本规律也确实是如此。

然而，任何规律都会有例外。

在武侠小说世界中，金庸就是一个例外。金庸之所以被推举为“武林至尊”，正因为他是出乎其类而拔乎其萃。也就是说，金庸的小说也讲武、讲侠、讲情、讲奇，但在这一切的背后，却存在着一个大大的“人”字。

金庸小说中的武功常常是“武如其人”，为了配合人物性格而创造的。所以很多杰出的武功都是独一份儿的，因为它的使用者的个性形象是独一份儿的。

金庸小说中的侠更是与众不同，他们不仅各有自己鲜明的个性，而且也不全是理想人格规范的神化理念的化身。在他们身上照样存在人性的弱点。而且，金庸正是从“侠”到“无侠”到“非侠”到“反侠”这样一个思路去创作他的武侠小说的。他的小说越写越缺少“侠气”，但却有越来越多的“人味”。

金庸小说的情爱不是英雄美女当场完婚的那种看头知尾的老一套。金庸小说中的爱情故事悲剧远远多于喜剧，在其爱情的悲剧故事中，人物个性的缺点、人性弱点的制约、人生机缘的巧拙以及人类命运的悲苦喜乐交织在一起。

金庸小说的传奇故事，恰恰是以人生经历以及人物性格的发展作为依据和核心的。按照金庸自己的话说，即“武侠小说的故事不免有过份的离奇和巧合。我一直希望做到，武功可以事实上不可能，人的性格总应当是可能的。”（《神雕侠侣·后记》）

我们之所以觉得武侠小说与“入学”没有么关系，那是因为我们观念中的两个误解：一个是武侠小说的故事是离奇的，

人物也必然是离奇的；另一个误解是认为“写人”必须是“写实”，认为“人学”乃是“写实文学的专利”，认为离开了现实的社会环境的真实描写，就谈不上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也就谈不上什么“人学”……可是，金庸对此却另有自己的见解。他说：“我个人始终觉得，在小说中，人的性格和感情，比社会意义具有更大的重要性。”（《神雕侠侣·后记》）因为“道德规范、行为准则、风俗习惯等等社会性行为模式，经常随着时代而改变，然而人的性格和感情，变动却十分缓慢。三千年前《诗经》中的欢悦、哀伤、怀念、悲苦，与今日人们的感情仍是并无重大分别。”（同上）。

这并不难理解，写实文学与传奇文学的相通之处，就在于它们“都是通过暂时的人物来揭示永恒的人性。”（维克多·雨果《九三年·序》）写实文学与传奇文学都是“文学”，因而也就都可能是，应该是“人学”。至于“人学”价值的大小、成就的高低，都是作家艺术功力的问题，与写实或传奇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

对于“人学”的专注，是金庸小说创作的最突出的特点。他说：“武侠小说并不纯粹是娱乐性的无聊作品，其中也可以抒写世间的悲欢，能表达较深的人生境界。”（《天龙八部·后记》）又说：“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入性”，“只有刻画人性，才有较长期的价值。”（《笑傲江湖·后记》）也可以这样理解：金庸小说之所以有如此之大的成就，以及“较长期的价值”，原因就在于它刻划了人性。

其实，重视对武侠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的个性的塑造，重视对人性的发掘和表现，是一批优秀新派武侠小说作家的共同追

求和共同特征。也是衡量新武侠小说作家作品的价值和成就的标准和分界线。新武侠小说创作界，固然有大量的信手胡编、荒诞无稽、装神弄鬼的下三滥的作家作品，也有一批人物形象鲜明、人性内容丰富、人学思想深刻的优秀作品。金庸、梁羽生、古龙等人就是其中的成就突出的代表性作家。

金庸则是高手中的顶尖高手。他的小说在刻画人物性格、揭示人性内容、反映人世悲苦、创造人生境界、表现人心的隐秘、挖掘人类情感世界的奥秘、乃至展示人才成长的某种规律、思索人文世界的具体环境对人种及其个性人格的影响和作用……等诸方面，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而上述的人物、人性、人世、人生、人心、人情、人才、人文、人种、人格等等，正是我们所要研究和分析的“人学”的具体内容。

我们将要看到，金庸小说所展示的人学内容，是丰富的、深刻的，也是独特的。

这部《人论金庸》，就是想对金庸小说所展示的丰富、深刻、独特的人学内容，进行具体的分析和探讨。

“认识你自己”。这是古希腊的“神”对人类的启示。也是古希腊人，以及全人类的智者千百年来孜孜以求的。确实如西哲所言：认识人类自身乃是人类最高的智慧。人类的自我认识、自我塑造是世上任何其他生物所不能的，这正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标志。而这也是人类的文学活动的最终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笔者所以写《人论金庸》，原因和目的也在于此。既研究“金学”，又对“人学”有极大的兴趣。我是怀着双倍的兴奋

来写作这本书的。希望读者朋友也能这样来看。不光是这样来看这本书，主要还是希望能这样来看金庸的武侠小说，将“金学”与“人学”统一起来。

也许，这部书的书名中的“人论”二字，会使一些读者朋友大皱眉头，以为“人论”一定是抽象的、枯燥的，甚至是迷糊的、酸腐的。这也难怪，我们所看到的这“论”那“论”，常常抽象得使人不知所云（作者自己是不是知道那也只有天晓得），枯燥得使人昏昏欲睡（作者自己往往越搞越兴奋），酸腐得令人翻肠倒胃。似乎不如此便不显学问、不显身份。

我希望这部《人论金庸》不是这样。我一直以为，皱着眉头去看金庸、谈金庸、论金庸，是与金庸及其小说的艺术魅力及其审美目标不相适应，乃至背道而驰的。真正通达的理论研究，应该是简明的、深入浅出的、使人兴味盎然的。《人论金庸》更希望能够这样，因为“金庸”和“人”都是我们熟悉而又陌生的对象，都是我们大感兴趣的话题。如果这部书还是艰涩、甚而酸腐，那当然是作者的无能。

这部书拟分为下列四卷，各卷的题目及主要内容是：

第一卷：〈伟人与小人——人格论〉。主要分析金庸小说的主人公（“侠”）的形象及其人格类型。

第二卷：〈奇人与真人——人生论〉。主要分析金庸在传奇故事中所表现出的世界观、人生观及其价值倾向和理想追求。并探讨金庸小说中的人生故事是如何做到奇而致真的。

第三卷：〈超人与凡人——人才论〉。主要分析金庸小说中的年轻人学武艺的模式，以及其中表现出来的治学方法、教学形式等独特思想、人才成长和成功的某种规律以及人才在

特殊文化环境中的命运、遭遇。

第四卷：〈汉人与夷人——人种论〉。主要分析金庸在小说中所表现出的对汉族人与少数民族的人的不同看法、对江南人与北方人的不同看法，对书生（儒生）与草莽（英雄）的不同看法。这些不同的看法意味着什么？

本书的内容大致如上。这样的分法是否合理，这几卷书的内容具体如何，以及这本书究竟写得怎样，那只有请读者朋友去看了。

请！——

目 录

引言	(1)
卷一：侠人与小人——人格论	1
第一章 儒家之侠	(7)
一、秀才造反：陈家洛	(10)
二、复仇与抱负：袁承志	(14)
三、侠之大者：郭靖	(17)
第二章 道家之侠	(21)
一、孤独的性情的中人：杨过	(23)
二、真正的侠：胡斐	(28)
第三章 佛家之侠	(33)
一、狄云不是侠	(34)
二、慈悲无为的张无忌	(38)
三、儒、道、侠终归于佛	(42)

SBR 51/07

	四、无名之侠：石破天·····	(46)
第四章	侠与浪子·····	(51)
	一、对政治的厌恶·····	(55)
	二、追求自由的天性·····	(58)
	三、浪子的意义·····	(61)
第五章	侠与小人·····	(64)
	一、生存第一·····	(67)
	二、奴性人格·····	(69)
	三、文化性格·····	(71)
	四、典型意义·····	(73)
卷二：奇人与真人——人生论·····		78
第一章	人生观·····	(82)
	一、孤苦与奋进·····	(84)
	二、辉煌与孤独·····	(88)
	三、自信与无奈·····	(91)
	四、自由与梦想·····	(96)
第二章	人世观·····	(100)
	一、人物与环境·····	(100)
	二、江湖与人世·····	(103)
	三、人世与人性·····	(105)
	四、人世与文化·····	(110)
第三章	价值观·····	(115)
	一、现代价值取向·····	(116)
	二、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119)

三、冲突与妥协·····	(124)
四、有意识与无意识·····	(127)
卷三：超人与凡人——人才论·····	129
第一章 名师、智慧、方法论·····	(134)
一、袁士霄的名师资格·····	(135)
二、穆人清：严格与宽容·····	(138)
三、洪七公：因材施教·····	(143)
四、张三丰：只传剑意·····	(146)
五、风清扬：自出机杼·····	(151)
六、独孤求败：四剑铭·····	(155)
七、小结·····	(161)
第二章 人才：超人的秘密·····	(163)
一、郭靖的“法门”·····	(164)
二、“百家”与“一家”·····	(170)
三、独创与个性·····	(176)
四、名门与高手·····	(181)
第三章 传统格局中的人才悲剧·····	(186)
一、《碧血剑》：历史的总结·····	(187)
二、令狐冲：人才的象征·····	(189)
三、韦小宝：人才的讽喻·····	(192)
卷四：汉人与夷人——人种论·····	194
第一章 汉人与夷人·····	(196)

卷一

伟人与小人——人格论

武侠小说要塑造伟大的人格形象，这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传统的武侠小说是这样，新武侠小说也是这样。作家自然而然地这样写，读者自然而然地这么读。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不用商量，也不可商量。

新武侠小说的开山宗师梁羽生先生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即武侠小说有武有侠，侠是第一位的，武是第二位的，是“侠之余”。他以为武侠小说“宁可无武，不可无侠”。可见武侠小说家对侠的重视。

侠有二重相关的含义，在事，是指正义的行为（对大多数人有利的行为即正义的行为）；在人则是指正义的代表，或“集中社会下层人物的优良品质于一个具体的个性，使侠士成为正义、智慧、力量的化身。”（梁羽生语）这种观点是普遍被承认和接受的。连与梁羽生的创作风格截然不同、一心求新求变、开一代新风的武侠小说家古龙也不例外。他的小说虽然在形式上花样翻新，但其小说的主人公则化来化去，万变不离

其宗，总是“正义、智慧、力量的化身。”

古典武侠小说，总喜欢标上“忠、孝、烈、义”的名称，所以《水浒传》又叫《忠义水浒传》，《三侠五义》则更不得了，叫《忠烈侠义传》。这标明它的主人公必须是古典范畴中的人格典范，是传统文化的人格楷模。新武侠小说将其“忠”去掉，将“孝”减掉，将“烈义”换成现代意识下的人格典范，即“下层人民的优秀品质的代表。”内容变了，形式更变了，但它的本质——塑造伟大的人格形象，却一点也没有变。

但金庸的小说却有例外。

纵观金庸小说的创作道路，我们不难看出，金庸笔下的主人公（侠）系列，并不完全是严格按照传说的武侠小说的规范去创作的，甚至有意识地不断突破既定的规范，寻找和建立新的规范。“正义、智慧、力量的化身”不是金庸小说主人公所共有的、必然的品质。

具体地说，金庸小说主人公形象的塑造有如下的几种趋势或特点：

（1）人物的个性越来越突出，而侠的共性则越来越少，离典范越来越远。

（2）人物的侠气与正义的品质有一个明显的曲线，可谓“侠气渐消，邪气渐涨”。

（3）人物的侠气典范的理想性越来越少，而人物的现实人性的表现越来越多。不仅越写越邪，而且越写越实。

（4）人物的人格力量越来越弱，心理冲突越来越多，社会冲突也越来越重要，社会环境的制约力量也越来越强。因而其主人公的人格形象，从“伟人”到“凡人”乃至“小人”。

——金庸的最后一篇长篇武侠小说《鹿鼎记》的主人公韦小宝，就就是一个典型的小人形象，以至于作者在这部书的修订本的〈后记〉中作出特别的解释：“有些读者不满《鹿鼎记》，为了主角韦小宝的品德，与一般的价值观太过违反。武侠小说的读者习惯于将自己代入书中的英雄，然而韦小宝是不能代入的。在这方面，剥夺了某些读者的若干乐趣，我感到抱歉。”抱歉虽是抱歉，但作者又说：“《鹿鼎记》和我以前的武侠小说完全不同，那是故意的。”他为某些读者的习惯感到抱歉，但并不后悔。他故意要这样做，这表明他是清醒的、有意识的。

从陈家洛到韦小宝，从英雄到无赖，从伟大人格到小人人格，从侠到“反侠”，……这样一种主人公形象的发展趋向，正是金庸武侠小说创作最根本的、最突出的特征。同时，这种发展趋向，也是金庸小说创作的独门绝招与内功秘诀，体现了他的独特的思想风采，艺术个性及其创作成就。

从伟人到小人，从侠到非侠或“反侠”，从陈家洛到韦小宝，当然有一段漫长的创作过程，包含了金庸的小说创作道路的始末。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可能是一步登峰，而是经历了一个相当复杂，甚至艰难的探索过程。这一过程又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

金庸的创作不断地求新求变，这与古龙的求新求变显然不同。古龙固然也花样翻新了一次，但变过之后就很少再变；新的同样成了旧的；而金庸求新求变的追求却自始至终都在实践着，在不断的变。古龙的求新求变基本上以小说的叙事形式与风格的新、变为主，内功方面变得不多；而金庸的求新求变则

恰恰是在内功方面，内功的本质和方法不同了，外在的招式、套路也随之改变，表面看起来似乎变不大（没有古龙的变化那么明显），但实质上这种内在的改变恰恰是根本的改变。以至于写到《鹿鼎记》时，已变得面目全非，使人感觉到它“不像武侠小说”连作者自己也说，这部书与其称之为武侠小说“毋宁说是历史小说。”（《鹿鼎记·后记》）

金庸的这种变化的意义是明显的。

首先，这种变化在武侠小说创作而言，完全是反了乾坤。武侠小说有武有侠，而韦小宝则无武而又无侠。武侠小说宁可无武，不可无侠，而韦小宝非但无侠，而且是一位人格卑琐的小人。对于这种变化，金庸解释说“小说的主角不一定是‘好人’。小说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创造人物；好人、坏人、有缺点的好人、有优点的好人等等，都可以写。在康熙时代的中国，有韦小宝那样的人物并不是不可能的事。作者写一个人物，用意并不一定是肯定这样的典型。”（《鹿鼎记·后记》）

其次，金庸创作的这种发展趋向及变化的本质，不仅是反了武侠小说创作的乾坤，而且也对武侠小说创作的传统，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发出了明显的、而又是强有力的挑战。——梁羽生“集中社会下层人物的优良品质于一个具体的个性，使侠士成为正义、智慧、力量的化身”之说，我们感到十分的耳熟。这不仅是武侠小说的价值观念和方法原则，而且也恰恰是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念及其传统文艺的方法原则。传统文化最重“教化”，可谓以教化为核心、为本质、为目标。而教化的具体方式，便是塑造集优良品质于一身的典型人格。大陆“文革”中“革”出了传统的翻新，将过去的“忠、孝、